

革命的乐天派

编写于农业战线光荣奋斗的英雄事迹



目 录

革命的乐天派（代序） 朱丹紅.....	(1)
堵林山上不老松 黃金山、朱云旺、王文鍾.....	(6)
新“愚公”——檀积蒲 永泰县委报道組、《永泰报》、 《福建日报》記者.....	(17)
水塲上的老英雄 王兆豪、王長鋒.....	(30)
把艰苦奋斗精神帶回农村 傅文林.....	(39)
八女跨海征服荒島 黃瑞生、劉素珠、《福建日报》記者.....	(45)
英勇頑強的十八女將 平和县委报道組、云山、金池、 宗泮、賜城.....	(52)
烏山深處的青春之歌 藍海、詹功偉、歐陽英.....	(63)

革命的乐天派(代序)

朱丹紅

《堵林山上不老松》这篇通訊，我前后看了四遍，如果誰問我：黃仁盛老漢最值得學習的是什麼？那麼，我想用这几个字來回答：

革命樂觀主義。

什么是黃仁盛老漢的革命樂觀主義，他的革命樂觀主義表現在哪裏呢？據我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不怕困難。几年前，當黃仁盛老漢只身上山的時候，在他面前橫着許多的困難，首先是生產上的困難，一個人、一把鋤頭，要管理好六十多畝茶山，怎麼能沒有困難呢？其次是生活上的困難，沒有房子住，沒有菜吃，自己干活自己做飯，晚上，蚊咬，兽侵，雨淋，風吹，睡不好覺。但是，這許多的困難都沒有把他吓住，相反地，却叫他一個一個給克服了。

第二是精神高尚。不管什麼困難，都改變不了他那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無論在吃鹽水下冷飯的時候，還是夜裡站在樹底下挨淋的時候，還是修建炭窯遭受七八次失敗的時候，還是

新春佳节一个人坚持在山上劳动的时候，在他飽經風霜的臉上，看不到半点愁眉苦脸的神气，他始終那样欢快，始終充满着劳动和斗争的乐趣。

第三是富于理想。不管什么困难，都不能动摇他前进的决心。在开荒初期那样极困难的情况下，他想的不是如何后退，也不是如何“維持現狀”，他想的是更美好的明天。在开荒的时候，他就想如何使茶叶早收益、多增产；在管理茶园的时候，他就想如何办茶厂提高茶叶的质量；把荒山建設得更美好。

正是这样的一些特点，构成了黃仁盛老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使他經受了各种困难的考验，取得了开发山区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二

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我們党和人民的伟大的性格。这种性格，在近几十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和鍛炼，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就是革命乐观主义大传播、大发展的历史。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紅軍的长征，那时候的困难有多么大啊！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有时連野菜也弄不到，就得餓着肚子行軍、爬山；路有多长呢？两万五千里，并且还有敌人几十万大軍阻拦，头頂上天天有几十架飞机跟着轰炸，但是我們的紅軍战士却并沒有在困难面前倒下来，他們昂着头，挺着胸，从困难中闖出来了，他們胜利了。抗日战争时期，也曾遇到重大困难。有些时候，几乎是沒

有菜，沒有油，沒有紙，战士冬天沒有被蓋，沒有鞋穿，生活困苦之至，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抗日根据地的軍民却依然那样乐观，朝气勃勃，信心十足。在抗美援朝时期，我們的志愿軍战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天气里，爬在战壕里，过着一把雪一把炒面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我們也听不到哀声叹息，听到的是战士們幽默的說笑，爽朗的歌声和对敌人的嘲弄。朋友們，你們还记得吧！我們那忠誠而勇敢的战士，在用刺刀、手雷杀死大量敌人而自己也倒在血泊里的时候，仍然含着笑容。这些，就是历史；这些，就是一曲又一曲的革命乐观主义的凱歌。

三

我們党和人民为什么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和发揚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革命的乐观主义来自革命的坚定性，来自对革命前途的充沛信心。一百多年前，当整个世界还处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統治下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断言：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三十多年前，当中国还是一片黑暗的时候，毛主席就宣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預示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我們的許多革命烈士在被敌人杀害的时候，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这就是因为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客观真理的基础上，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

四

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就要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我們的許多人所以成为革命乐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觉悟高，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为什么有了这种觉悟、这种精神才能有革命乐观主义呢？

这是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才能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而从集体利益出发，就会把艰苦奋斗看做乐事，因为忘我劳动、艰苦奋斗的结果，必然要换来集体事业的胜利，自己也就将因而受到鼓舞，感到快乐。

这是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才能有远大的眼光，宽阔的胸怀，站得高，看得远，才能排除那些个人主义的病菌的干扰和侵蝕，摆脫低級趣味，而始終保持飽滿的政治热情。

这是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集体創造幸福，为集体創造荣誉，而为集体創造了幸福和荣誉，自己也就会得到幸福和荣誉。这种幸福，这种荣誉，才是真正值得珍貴和高兴的。

黃仁盛老汉已經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为什么还是那样艰苦奋斗，还能保持如此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我想就是因为他懂得上面这些道理。請听听这些对话：

問：“仁盛，你快六十了，不说种桐种杉，就是栽茶，收成也得几年，你这是何苦？”

答：“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有何不好？”

問：“仁盛，我真不晓得你打的什么算盤，你想当官，年紀太老又缺文化，图发财，你又沒子沒孙，何必这样活受苦？”

答：“你說，過去許多革命戰士和敵人打仗，流了血，拼了命，他們圖的是什麼，打的是什麼算盤？”

這是最平凡的人最高尚的答話。

五

革命的樂觀主義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而在今天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尤其需要。為什麼？因為要战胜困難，就要有信心，有勇氣。劉伯承將軍有一句話說得好：“兩軍相逢勇者勝”。打仗如此，生產建設也是如此。

十二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勝利，這些勝利沒有一個不是經過英勇頑強的鬥爭而取得的。今天，我們雖然遇到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雖然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難，但是，只要我們進一步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提高斗志，增強信心，頑強作戰，勇猛前進，那麼，我們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勝利是我們的，光輝燦爛的明天也一定是我們的。

（原載1961年12月7日《人民日報》）

堵林山上不老松

——記共产党员黃仁盛帶領羣眾艰苦奋斗开发山区的事迹

黃金山 朱云旺 王文鍾

建阳县山区人民广泛传颂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共产党员带领社员把一片荒蕪貧瘠的山崗，建成建阳第一茶山的英雄故事。这位白发紅心的老人，就是小湖公社大湖大队貧农出身、六十二岁的老社員黃仁盛。

为了集体利益，为了把貧困的山区建設成人間乐园，1956年，黃仁盛只身上了渺无人烟的堵林山，靠着一把鋤头一双手，开垦荒山发展茶叶生产，带动了山下十二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农上山，跟他同甘共苦，开荒种茶，先后五年，終于把荒蕪貧瘠的堵林山建成建阳县最大的茶山，并建設起新的茶場。

黃仁盛老汉不畏困难，改造自然的革命英雄气概，受到广大群众的敬佩，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几年来，他曾先后八次被邀請出席专区、县的先进生产者會議，受过表扬和奖励。当他六十大寿的那一年，他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荣誉，党批准了他的申請，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社員會上提議决心征服堵林山

故事要从头說起。

1955年4月，大湖村几个互助組联合起来成立了初級社，貧农出身的互助組長黃仁盛被大家选为社长。仁盛老汉当了社长，擔当起領導大家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重任，責任感一直驅使着他日夜思想：在这个貧困的山区，如何发展生产，才能让大家日子过得更好？有一天，他听到老农黃嗣金和高雄成两人在一起議論，一个說：“解放后依靠集体力量，增产了粮食，可是光有糧沒有錢，生活还是过不好。”另一个說：“对，錢不多做田也沒本錢，买肥料买农具光靠国家貸款也不是久計，應該搞点副业。”他心里一亮，对呀！除了种田，就是應該搞点副业，便不由又想起了开垦荒山种植茶叶的門路来。

在一次社員大会上，他向社員宣传开垦荒山种植茶树的好处說：“村后就是堵林山，別看它荒，却能出宝。如果在这儿种茶，几年后收了茶叶卖給国家，既能支援国家建設，又能增加集体收入，茶山上套种番薯和杂粮，还能增加粮食产量。茶树旺产期过后，再种上油桐、杉、松，万年得利。”那时，会場上有人問他：“仁盛，你都快六十了，不說种桐种杉，就是栽茶，收成也得几年，你这是何苦？”他听了毫不动气，只是微笑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有何不好？”一席話說得許多人口服心服，不由贊道：“对，古話讲过金山銀山不如茶树上山。”

遇到困难不灰心 相信群众相信党

做好准备，仁盛老汉便帶大家上山去。堵林山山陡崖高，到处是乱石荆棘，荒草杂木比人还高好几倍，加上山風呼嘯，虫声唧唧，越发显得荒凉。好不容易爬到山腰，找到一处場址，开起荒来，举鋤碰石，火星直冒，虎口发麻。有些社員原来心

里火热，看到山上这般荒凉景象，开荒这般困难，便摇头叹道：“在这样荒山上种茶，困难太大了！”仁盛老汉听了心想：旧社会逼得我只身上山，耕山数十年，多少苦都吃了，如今开发山区是党的号召，开荒种茶有党的支持，再难又算什么？一想，反而信心更大。他站在山石上嘶哑着喉嚨說：“兄弟們，当初我来这里，只是一双手一把鋤头，如今我們在党的領導下，有了长长的开荒队伍，力量比我过去大了不知多少倍，众人抬山山会动，只要大家意同心齐，那怕这座荒山不变金山。”說罢，搶先为大家鏟草开路。在他鼓舞下，社員們也个个使劲揮鋤，突击几天，开出了荒山三十亩，并种下了茶苗和番薯。

这一年，黃仁盛带动社員在堵林山开荒种了茶苗和番薯，但是因为沒有人上山管理，結果，天气一旱，山上茶苗全部枯死了，番薯也沒有收成。老农高雄成功劝仁盛老汉說：“种茶一兩日，管茶长长年，茶山沒人管理，种茶也是白費工。”高雄成沒有把仁盛老汉劝止，反而启发了他：对，管茶山的任务比开茶山还艰巨，今后要开山种茶，必須过好管理这一关。

只身离家住山寨 老夫老妻心一条

但是究竟叫誰上山管理呢？他想：有的社員怕苦不去，党员、干部工作忙，又去不得，这样看来还是自己带头去。他拿定了主意，便回家和老伴商量。他的老伴是个明理的妇女，听了便說：“你上山要自己当心，我就放心。家中你不必挂念，只要常回家来看看，順便給我砍担柴火就行了。”于是仁盛老汉便向党支部提出了上山管理茶苗的要求。党支部書記邵金兴起初担心他年紀大了，上山不便，但还是被他那股开发山区的

热情打动了，便对他說：“盛伯，你这个决心下得对，党一定支持你。你带头上山只要搞得对，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去。”他立即辞了初級社长的职务，第二天便挑了鐵鍋、碗、筷、行李和山鋤上山了。党支部为了支持他，发动了四十多个青年积极分子上山，帮他突击几天，开荒三十多亩，又把去年荒蕪的三十亩茶山重新开出来，种上茶苗和番薯。

青年社員上山开荒种茶完毕，一个一个下了山，只有黃仁盛老汉自己留在山上，搭起一座茅棚住下管理茶苗。不少人被他那倔强勇敢的性格和大公无私的行为感动了。在他坚持住山的第三天，老农黃仁賢也自动扛鋤上山，对黃仁盛說：“仁盛，你一个人在山上为集体管茶，我上来給你当个助手吧！”他和仁盛老汉一起住在茅棚里，一块劳动。但是，沒几天，他过不慣山上的艰苦生活，又卷起行李下了山。

风吹雨打都不怕 千辛万苦为大家

仁盛老汉一人坚持在山上过着艰苦的生活。他每天从早到晚忙着茶山除草、松土、追肥，三餐还要自己煮飯。有时碰上下雨，山上柴草湿淋淋的，烧起来光冒烟，煮一餐飯要花上大半天功夫。“怎么办，难道叫我上山光煮飯不干活？”他想了个办法，每天天沒亮，就起床生火，把当天的飯一次煮好，这样便节省出許多時間来多干許多活。有一天，党支部書記邵金兴来到山上探望他，翻开鍋盖只見鍋里半鍋剩飯，沒見剩菜。便追問他：“仁盛伯，你吃什么菜？”黃仁盛笑道：“我吃的是便菜哩。”邵金兴要看看“便菜”。他从炉灶边拿起一个竹筒，打开蓋子递了过来。邵金兴接过竹筒，只見半筒白水，聞也沒

味，用舌头舔了一下，不由皺起眉头說：“盛伯，你怎么光吃盐湯？”仁盛微笑地說：“解放前，我天天吃薯米湯，配盐湯，还把日子熬过来了，如今吃上白米干飯，配盐湯，大胜往日，有什么不好？”邵金兴发现了这情况，下山以后，便經常叫人給他送酱油、醃菜和其他副食品，帮他把吃菜的問題解决了。

仁盛老汉住在山上的茅棚里。冬天，刺骨寒風从四面八方钻入茅棚；夏天，蚊子成团成团地飞来；下雨天，草棚漏了雨，晚上又得盖棕衣睡觉。一天午夜，刮起狂風暴雨，他从梦中醒来，发现草棚已經被狂風刮反了頂，他只得穿好棕衣，摸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躲雨。当时他也曾想过：“住在家里多好啊！”但是，他又想起了党支部书记、工作组經常說的当年紅軍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便責問自己：“受这样一点点苦算什么？”風雨越刮越猛，他却象鋼鐵巨人般站在大树下，絲毫不动。第二天雨过天晴，他回到草棚里一看，一切东西都湿透了，鍋灶也被山水冲垮了。他顾不上砌灶煮饭，便开始晒被单，修茅棚。这时，曾經上山和他作伴的黃仁賢，受党支部和仁盛老伴的委托送早饭上山，看到仁盛老汉全身象落湯雞一样，还在那里修茅棚，便皺起眉头叹惜地說：“仁盛，我真不晓得你打的什么算盤，你想當官，年紀太老又缺文化，图发财，你又沒子沒孙，何必这样活受苦？”仁盛老汉听了又生气又好笑，他想这人头脑多糊涂，便反問他：“你说，过去許多革命战士和敌人打仗流了血，拼了命，他們图的是什么？打的是什么算盤？”黃仁賢听了这话，心里默默地想：仁盛呀，仁盛，你真是大公无私啊！他对仁盛老汉更加崇敬了。自己連忙动手，帮他修起茅棚。

开山种茶初告捷 社員結队上山来

黃仁盛冲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把社員們新开的六十多亩茶山管好了，茶苗都成活了，茶山上的番薯也长得很好。到了秋收季节，社員上山挖番薯，一共收了一万四千多斤。仁盛老汉看見大家收得不仔細，又一块一块把地翻过，复收了薯块二千多斤，他自己一块不动，捎了話，叫人上来，全部挑下山去，交給社里。这样爱集体的精神更使社員們感动。山下社員們一面分番薯，一面你一句，我一句，湊了一首表揚仁盛老汉的快板詩：“堵林山上茶山好，种了茶树又收粮，千年荒山变金山，仁盛老伯功劳高。”

1957年的春天，山下已經成立了高級社，集体力量更大了。社員們便自动上山，帮助黃仁盛老汉突击劈草开荒，又开了荒山四十多亩，种上了新茶苗。曾經伴仁盛老汉上山住过几天的黃仁賢，这时又主动对仁盛老汉說：“你的路走得对，我今后一定跟你走。”接着，老农黃文金、黃嗣金等十一人也自動要求組成耕山队，上山管茶苗，并选了仁盛老汉当队长。

和尚庙里去“取經” 茶叶早收又高产

堵林山土地貧瘠，过去种茶叶，一般四年后才能剪尾，五年小采。这个狀況能不能改变呢？一天，他到了堵林山上的和尚庙，偶然看到庙里天井的花丛中，长着两株一人多高的茶树。这两株茶树茎粗，枝节間距短，发芽多，一株一年至少可产茶三四斤。他想：和尚再巧也是人，他种茶能种得这样好，我們为什么不能？他便叫大家一块到和尚庙，現場研究了这两

棵大茶树的生长情况，大家一看心里都亮了。老农黃嗣金說：“和尚茶树种得好，主要是土松、肥足，管理好，我們茶山到处是树头、树根、乱石，地象鐵板一样硬，我看要提高茶叶产量，就要打破老規矩，不要等树头、树根腐烂，就动手挖掉树头，做好松土。”老农高雄成也說：“和尚把茶树当作花来看待，茶树上不見一只虫，茶地上不見一絲草，我們也可以这样干。”“对，我們向和尚学习。”黃仁盛同意大家的看法。說干就干，回来，他便带头拿起山鋤、鋤头、斧头上了茶山，見有高树头，就用斧头砍，土里有树根，就用山鋤挖，許多人都跟着他干起来。但是秋冬季节少雨，茶山土地硬，挖树根要用大力，許多人干了两天，手掌磨起了血泡。这时有人主张等春天雨季地松后再挖树根。但是仁盛老汉却想，春天正是茶树发枝吐芽的时机，秋冬季节挖掉树根，春天茶树多发芽，产量才能提高。因此便对大家說：“打蛇要打七寸，干活也要抓时机，現在我們挖树根、松土吃些苦，明春茶叶产量就可提高。”他又根据冬天早晨云雾多，土地潮湿，挖树根容易的特点，建議大家每日清早挖树根，其余时间砍树头、除杂草。大家这样做了，果然，茶山树根挖得又快又好。一个多月時間，就把茶山上大部分的树根、树头清除了，茶园土松，茶苗长得很快，1956年种的茶苗到1958年首春便“剪尾”，二春三春小采，就一共收了茶叶一千多斤。过去那样“四年剪尾，五年小采”的山茶低产狀況被改变过来了。

自己动手筑炭窑 山上办起制茶厂

仁盛老汉領導耕山队精心管理茶园，使茶叶产量大大提高

了。但是，头一年生产的茶叶，大多是“二等中”和“三級上”的低級茶。他細致地分析一番，发现茶叶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茶山松土追肥后，茶叶长得快，叶子厚，苦水多，揉茶沒有多用工，苦水沒去尽，茶叶就不香；再加上茶山离村远，山上采茶青，挑回村里加工，茶叶堆在簍子里发了黃，制出茶叶的色泽也不好。这样看来，要提高茶叶质量，就得靠自己动手在茶山上建茶厂，就地采茶就地制茶。他对社員們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还給大家指出山上办茶厂的有利条件：山上有一座破庙可利用来做厂房；山上石多，砌茶灶不用买砖头；山上还有枯木可用来烧木炭，焙茶有充足燃料。大家一听有道理，办茶厂的劲头也来了。高云成、黃嗣棟負責砌茶灶，連夜踏着月光上山搬石头、运黃土，其他老汉当天收工时，也抬回枯木，为烧木炭做准备。黃仁盛老汉自己負責最难搞的工作——筑炭窑。开头沒經驗，操作不得法，炭窑筑了垮、垮了筑，前后失敗了七八次，最后請老农黃文金帮助，两人整整忙了半个月，才把炭窑筑了起来。炭窑筑成，他們就抓紧秋冬少雨季节烧木炭。到了1958年农历除夕，仁盛老汉把耕山队的老农們都打发回家过年，自己留在山上一边看守炭窑、烧木炭，一边利用炭窑的火烤着茶山上刚收回来的姜黃。党支部書記邵金兴和工作組的許同志發現这情况，上山动员他回来过年。他說：“我現在天天吃的好飯好菜，和解放前比，那一天不算是过年。”邵金兴和許同志一定要他下山过年，他皺着眉头說：“說實話，我不能回去。这窑炭正在旺火，这是第一窑，一定要烧好。再說茶山上收回来的姜黃不烤干，也会烂。”邵金兴对他千說万說，最后才把他动员了回家。他在家里过了一个大年夜，

大年初一清早，拿了两块年糕塞在袋里，又上山了。他在山上烧了一窑又一窑的木炭，到1959年清明前，茶厂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这一年茶叶做到就地采就地加工。他和其他耕山队老汉亲手炒茶青、揉茶、焙茶，精制出大批一等茶。三級茶几乎没有了。

花甲之年逢双喜 光荣入党人人夸

1959年10月的一天，山下社員办人民公社整一年，也正是黃仁盛老汉六十大寿的后几天，他在茶山上得到了一个終生难忘的喜訊。党支部書記邵金兴上山来对他說：“盛伯，根据你自己的申請和你一貫的表現，上級党委已經批准你入党了，你今天跟我一起下山去，参加支部大会吧。”这时仁盛老汉喜得象一个天真的小孩，瞪着两个圓圓的眼睛，看着党支部書記，心里激动得說不出話来。他跟着党支部書記飞快地下了山，一进村，便到处找理发师借剃刀刮胡子，回家又打开衣櫈把县里奖励的新卫生衣穿上，还貼到老伴耳旁，輕声細語地說：“我从今天起是一个年輕的共产党員了，今后不許你再喊我老的、老的。”在支部大会上，他两眼閃爍着幸福的泪花，挺着胸膛直立在党旗和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向党宣誓。他說：党，是你解除了我的苦难，是你給我带来了幸福，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听你的話，跟着你走，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仁盛老汉入党后，真是越来越年轻了。入党前，他在茶山上風里来雨里去，見草就鋤，見原有的老树根就挖，三年中一共磨坏十六把鋤头、山鋤、斧头、柴刀。入党后，这两年来他仍和当年一样，天天出勤，一年到头，除了参加开会和有时送柴下山照顾老伴生活外，其余时间都在茶山上劳动。1960年一

年他做到五千三百多个工分，超过定額一倍多，比劳动最好的社員还多做了工分二千多分。

仁盛老汉入党后，也更加热爱集体事业了。1960年春天，許多新茶树大量采摘，晒茶場地也要随着扩大。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考慮到耕山队在茶山上白天采茶，晚上制茶已經够忙了，便請了几个木工，准备上山鋸木板，給他們搭晒茶坪。但是，仁盛老汉細算了一下，鋸木板搭晒茶坪既要多用木材，又要多花二百多元工資，他和耕山队老农商量一番，便把大队請来的木匠辞了，自己利用中午、晚上的休息時間，在茶厂的附近的山坡上利用一个低洼地方开了一个晒茶坪，节约了建茶坪用的木材和工資。

革命风格处处传 青年向往新山区

从1956年春天黃仁盛老汉只身上山艰苦創業，到耕山队成立，扩大垦荒战果，時間已經五年了。五年，時間不能算长，但是黃仁盛老汉当年改造自然的壮志，要把荒山变成金山的理想，却逐步变成現實。昔日渺无人烟、野兽成群，一片荒凉的堵林山，如今变成了繁荣富裕、景色誘人的建阳第一茶山，現在，再到堵林山去，傳說中的滿山荆棘、乱石、兽窝，已經不見了。而一幅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画面，却在你的面前展开。那整整齐齐从山麓一层又一层直叠上山腰的梯园，滿栽青葱翠綠的茶树，白瓣黃心的茶花点綴其間，空气中散发着陣陣茶香。五年中，他們一共垦荒种茶三百一十多亩，从1956年起，已經生产二万五千多斤上等香茶。这儿不仅是茶山，也是“粮山”、“药材山”。每年，他們利用茶山套种粮食，除了耕山队自用，